儒林外史/第2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九回　諸葛佑僧寮遇友　杜慎卿江郡納姬

下一回▶

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，道人慌忙來報：「那個人又來了。」僧官就別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問道人：「可又是龍三那奴才？」道人道：「怎麼不是？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！老爺，你自去看。」僧官走到樓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門口煽著爐子。僧官走進去，只見椅子上坐著一個人，一副烏黑的臉，兩隻黃眼睛珠，一嘴鬍子，頭戴一頂紙剪的鳳冠，身穿藍布女褂，白布單裙，腳底下大腳花鞋，坐在那裏。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。那人見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老爺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。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著。」僧官愁著眉道：「龍老三！你又來做甚麼？這是個甚麼樣子！」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，又道：「龍老三，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！人看著怪模怪樣！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好沒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，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，不怕人笑也罷了，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龍老三，頑是頑，笑是笑。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，你要上門怪我，也只該好好走來。為甚麼粧這個樣子？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又說錯了。『夫妻無隔宿之仇』。我怪你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。是我不曾請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，坐著喫酒，不要粧瘋做癡，惹人家笑話！」龍三道：「這果然是我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該坐在房裏，替你裝圍碟，剝果子，當家料理；那有個坐在廳上的？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。」說著，就往房裏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裏去了。僧官跟到房裏，說道：「龍老三！這喇夥的事，而今行不得！惹得上面

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』」僧官急得亂跳。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，吩咐小和尚：「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喫。」僧官急得走進走出。恰走出房門，遇著蕭金鉉三位走來，僧官攔不住。三人走進房，季恬逸道：「噫！那裏來的這位太太！」那太太站起來說道：「三位老爺請坐。」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三個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飛跑進來說道：「府裏尤太爺到了。」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兩個書辦，進來作揖，坐下喫茶，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，就要走進去，僧官又攔不住。二人走進房，見了這個人，嚇了一跳道：「這是怎的！」止不住就要笑。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。僧官急得沒法，說道：「諸位太爺，他是個喇子。他屢次來騙我。」尤書辦笑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僧官道：「他叫做龍老三。」郭書辦道：「龍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，你怎麼到這裏胡鬧？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，到別處去！」龍三道：「太爺，這是我們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」尤書辦道：「這又胡說了！你不過是想騙他！也不是這個騙法！」蕭金鉉道：「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！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！」那龍三那裏肯去。

大家正講著，道人又走進來說道：「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。」說著，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。東崖認得龍三，一見就問道：「你是龍三？你這狗頭，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，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模樣？分明是騙人！其實可惡！」叫跟的小子：「把他的鳳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趕了出去！」龍三見是金東崖，方纔慌了，自己去了鳳冠，脫了衣服，說道：「小的在這裏伺候。」金東崖道：「那個要你伺候！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！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，作個小本錢，倒可以；你若是這樣胡鬧，我即刻送到縣裏處你！」龍三見了這一番，纔不敢鬧，謝了金東崖，出去了。僧官纔把眾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，向金東崖謝了又謝。

看茶的捧上茶來喫了。郭書辦道：「金太爺一向在府上，幾時到江南來的？」金東崖道：「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話說，所以決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，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。雖然真的假不得，卻也丟了幾兩銀子。在家無聊，因運司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，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。承他情，薦在匣上，送了幾百兩銀子。」董書辦道：「金太爺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」金東崖道：「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」董書辦道：「荀大人因貪贓拿問了，就是這三四日的事。」金東崖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可見『旦夕禍福』！」郭書辦道：「尊寓而今在那裏？」董書辦道：「太爺已是買了房子，在利涉橋河房。」眾人道：「改日再來拜訪。」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。三位俱各說了。金東崖道：「都是名下先生。小弟也注有些經書，容日請教。」

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。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個道士；走了進來，眾人都不認得。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：「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見教？」那人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，說道：「季葦兄多致意。」季恬逸接著，拆開同蕭金鉉、諸葛天申看了，纔曉得是辛東之、金寓劉、郭鐵筆、來霞士，便道：「請坐。」四人見這裏有事，就要告辭。僧官拉著他道：「四位遠來，請也請不至，便桌坐坐。」斷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：「可是真的？」郭鐵筆道：「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。」當下唱戲，喫酒。喫到天色將晚，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，在東花園庵裏歇去。這坐客都散了。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。次日，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。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，開圖書店。

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，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喫，一日要喫四五錢銀子。文章已經選定，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；又賒了百十桶紙來，准備刷印。到四五個月後，諸葛天申那二百兩多銀子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舊在店裏賒著喫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。季恬逸道：「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，倒欠下這些債，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，這事怎處？」蕭金鉉道：「這原是他情願的事，又沒有那個強他。他用完了銀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討，管他怎的！」正說著，諸葛天申也走來了，兩人不言語了。三個同步了一會，一齊回寓，卻迎著一乘轎子，兩擔行李。三個人跟著進寺裏來。那轎揭開簾子，轎裏坐著一個戴方巾的少年，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。那轎來的快，如飛的就過去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這轎子裏的人，我有些認得他。」因趕上幾步，扯著他跟的人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天長杜十七老爺。」諸葛天申回來，同兩人跩著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諸葛天申向兩人道：「方纔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，我認得他。是我們那邊的名士。不知他來做甚麼？我明日去會他。」

次日，諸葛天申去拜，那裏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氣漸暖。杜公孫穿著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，手搖詩扇，腳踏絲履，走了進來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點漆，溫恭而雅，飄然有神仙之概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。進來與三人相見，作揖讓坐。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姓名、籍貫，自己又說道：「小弟賤名倩，賤字慎卿。」說過，又向諸葛天申道：「天申兄，還是去年考較時相會，又早半載有餘了。」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「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這

是一時應酬之作，何足掛齒？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，以藥物自隨，草草塞責而已。」蕭金鉉道：「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謝風流，各郡無不欽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『白眉』，今日幸會，一切要求指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各位先生一時名宿，小弟正要請教，何得如此倒說！」當下坐著，喫了一杯茶，一同進到房裏。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，紅筆對的樣，花藜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邊。忽然翻出一首詩來，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點一點頭道：「詩句是清新的。」便問道：「這是蕭先生大筆？」蕭金鉉道：「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直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如不見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。詩以氣體為主，如尊作這兩句：『桃花何苦紅如此？楊柳忽然青可憐。』豈非加意做出來的？但上一句詩，只要添一個字，問『桃花何苦紅如此？便是《賀新涼》中間一句好詞，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，下面又強對了一句，便覺索然了。」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如此談詩，若與我家葦蕭相見，一定相合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蕭是同宗麼？我也曾見過他的詩，才情是有些的。」坐了一會，杜慎卿辭別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寫個說帖來道：「小寓牡丹盛開，薄治杯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談。」三人忙換了衣裳，到那裏去。只見寓處先坐著一個人。三人進來，同那人作揖讓坐。杜慎卿道：「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，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。」季恬逸方纔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「這位老爹就是葦蕭的姑岳。」因問：「老爹在這裏為甚麼？」鮑廷璽大笑道：「季相公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，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爺到了，我怎敢不來問安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不必說這閒話，且叫人拿上酒來。」

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拾桌子。杜慎卿道：「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時魚、櫻、筍下酒之物，與先生們揮麈清談。」當下擺上來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。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來。杜慎卿極大的酒量，不甚喫菜；當下舉箸讓眾人喫菜，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。傳杯換盞，喫到午後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，便是豬油餃餌，鴨子肉包的燒賣，鵝油酥，軟香糕，每樣一盤拿上來。眾人喫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喫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來。蕭金鉉道：「今日對名花，聚良朋，不可無詩。我們即席分韻，何如？」杜慎卿笑道：「先生，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。小第看來，覺得雅的這樣俗，還是清談為妙。」說著，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。鮑廷璽笑道：「還是門下效勞。」便走進房去，拿出一隻笛子來，去了錦套，坐在席上，嗚嗚咽咽，將笛子吹著；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，拍著手，唱李太白《清平調》。真乃穿雲裂石之聲，引商刻羽之奏。三人

停杯細聽。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。喫到月上時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，又有一樹大繡球，好像一堆白雪。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。杜慎卿也頹然醉了。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，手裏拿著一個錦盒子，打開來，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炮樟，口裏說道：「貧僧來替老爺醒酒。」就在席上點著，煇煇烳烳響起來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黃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來，把腳不住，告辭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「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鮑師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。你回來在我這裏住。」鮑廷璽拿著燭臺，送了三位出來，關門進去。三人回到下處，恍惚如在夢中。次日，賣紙的客人來要錢，這裏沒有，吵鬧了一回；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，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著再算。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計寓處不能備辦，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。

又過了一兩日，天氣甚好，三人在寓處喫了早點心，走到杜慎卿那裏去。走進門，只見一個大腳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。那小子見是三位，便站起來。季恬逸拉著他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那小子道：「做媒的沈大腳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他來做甚麼？」那小子道：「有些別的事。」三人心裏就明白，想是他要娶小，就不再問。走進去，只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閒步，見三人來，請進坐下。小小子拿茶來喫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今日天氣甚好，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。」杜慎卿帶著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，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。杜慎卿不能推辭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見他不喫大葷，點了一賣板鴨、一賣魚、一賣豬肚、一賣雜膾，拿上酒來。喫了兩杯酒，眾人奉他喫菜，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，登時就嘔吐起來。眾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氣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飯來。杜慎卿拿茶來泡了一碗飯，喫了一會，還喫不完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喫了。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喫完了，下樓會帳。蕭金鉉道：「慎卿兄，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最有趣。」一同步上崗子，在各廟宇裏見方、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。又走到山頂上，望著城內萬家煙火，那長江如一條白練，琉璃塔金壁輝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，看了回來，坐下說道：「那碑上刻的是『夷十族處』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列位先生，這『夷十族』的話是沒有的。漢法最重，『夷三族』，是父黨、母黨、妻黨。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，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孫、曾、元；只是一族。母黨、妻黨還不曾及，那裏誅的到門生上？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。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，信著建文軟弱，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！」蕭金鉉道：「先生，據你說，方先生何如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方先生迂而無當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講那皋門、雉門怎麼？這人朝服斬於市，不為冤枉的！」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經西斜，只見兩個挑糞桶的，挑了兩擔空桶，歇在山上。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：「兄弟，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！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，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！」杜慎卿笑道：「真乃菜傭酒保，都有六朝煙水氣。一點也不差！」當下下了崗子回來。進了寺門，諸葛天申道：「且到我們下處坐坐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也好。」一同來到下處。纔進了門，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。季恬逸一見了，歡喜道：「葦兄！你來了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裏找問，知道你搬在這裏。」便問：「此三位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，你難道不認得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生是住在北門的？」蕭金鉉道：「正是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此位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這位先生，說出來你更歡喜哩。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倩、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麼？」季葦蕭驚道：「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！今日纔得見面！」倒身拜下去。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。眾位多見過了禮，正待坐下，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各位老爺今日喫酒過夜！」季葦蕭舉眼一看，原來就是他姑丈人；忙問道：「姑老爺，你怎麼也來在這裏？」鮑廷璽道：「這是我家十七老爺，我是他門下人，怎麼不來？姑爺，你原來也是好相與？」蕭金鉉道：「真是『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區區陌路人』。」一齊坐下。季葦蕭道：「小弟雖年少，浪遊江湖，閱人多矣，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。真乃天上仙班！今對著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小弟得會先生，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，令我移情！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高會，江南又見奇蹤；卓犖英姿，海內都傳雅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